

繁星楼漫天际，月光洒在蓝绿里

星光上那一瞬最亮的瞬间，你我在此相遇

星光 轻寒



知识出版社



逆光·轻寒

BACKLIGHTING

COLD 慕夏 主编

知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逆光·轻寒 / 慕夏主编. —北京: 知识出版社, 2012.3

ISBN 978-7-5015-6373-9

I. ①逆… II. ①慕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50141号

责任编辑: 王 宇

责任印制: 张新民

装帧设计: 花 婧

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17号

邮政编码: 100037

电 话: 010-88390732

网 址: <http://www.ecph.com.cn>

印 刷: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经销

开 本: 660 mm × 960 mm 1/16

印 张: 16

字 数: 275千字

版 次: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2次印刷



ISBN 978-7-5015-6373-9 定价: 24.80元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





主旋律

前苑是前物

1. 只给你的温柔——慕夏

前苑你还在那里

4. 独一无二最晴天——奈奈

前苑你在这里

1号宿舍——拉

前苑你在那里

3. 守护甜心——喵哆哆



最近要忙的事情太多，加上此起彼伏的催稿声，真的没啥动力码字，有气无力地趴在桌上从读者来信中寻求精神安慰。

拆信，看信，然后一包白色的东西掉落在桌子上，顺手拆开的一瞬间，世界瞬间亮了，绽放出金黄色的光芒！不是我要卖关子，而是慕夏我真的真的被感动到了。

到底是哪位“童靴”，太给力了！

现在流行送爱心、送温暖、送清凉、送六神、送馨香正气水、送菊花……

对！没错！就是送菊花，用白色餐巾纸细心包好的菊花花瓣，还温馨提示夏爷，记得用来泡茶解暑。

我手捧几朵菊花，虽然花瓣已经枯萎，虽然已经没有了原本的形状，但是我还是被“童靴”们的心意感动到了！

嗷嗷嗷！谢谢“童靴”们的支持！有了你们的鼓励我会更加勤奋地码字！哇哈哈！

与此同时，不知道哪位极品“大神”的手机铃声响起，耳边传来震天的声音：“菊花残，满地伤，你的笑容伤不起……”夏大爷我瞬间大汗，差点从椅子上跌下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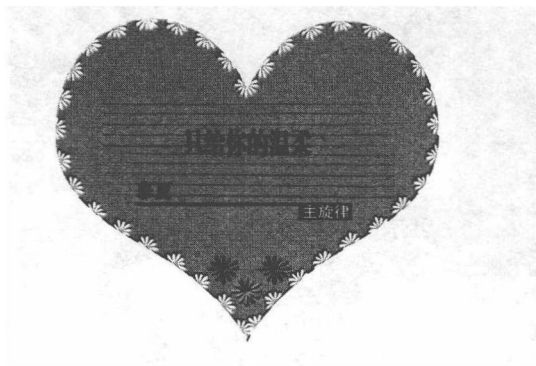
谁说菊花伤不起的，我就说菊花是萌物。





1 只给你的温柔

手机的屏幕始终黯淡着。
她却从未有过的期待满满，一点都不焦急，反而觉得无比安



楔子

夏天，落地玻璃窗外的蝉在扯着嗓子拼命叫唤。这是一年中最燥热的日子，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结束。

红卷趴在木头小方桌上，百无聊赖地用手拨弄着那支用了一半的黄色蜡笔，让它在距离自己眼睛不到十厘米的木纹桌面上滚来滚去。

卡啦啦、卡啦啦……

蜡笔滚动的声音在狭窄的二楼房间里，单调而悠长地回荡着。

“啪！”一本书重重地砸在了她的头上。

“你给我安静一点。”一个不悦的声音从头顶上传来。

“哎哟喂……”红卷一下子振奋起来，坐直了身体，揉着发疼的头顶嘟囔，“我说葭葭，你就不能稍微温柔那么一点啊？”

她的对面，低头敛目做着习题的文静女生，像是完全没有做出刚才那些暴力行为。

房间里依然很热，窗外有风吹过那串挂在屋檐上的风铃，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。红卷的注意力立刻被吸引了过去，她三步并作两步，走到窗边把头探了出去。

“葭葭，你从哪里弄来的这个小玩意，好漂亮啊！”红卷一面抚摸着绘有紫藤花纹的琉璃风铃，一面好奇地转头回来询问着。

被唤着名字的女生似乎被打扰到了解题思路，并不回答，只是皱了皱眉头，用笔继续在草稿纸上写着方程式。

“啊？这个下面还有字迹，写的是啥啊？”红卷习惯了被无视的待遇，几乎把

半个身子攀到了窗台上，伸手去够风铃下的洒金纸笺。

她费了好大力气，才看清楚那些淡色的墨迹：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……”那字迹延伸到了紫色纸缘，然后戛然而止。

红卷读了几遍，忽然露出一丝奇异的笑容，似乎明白了什么大秘密。

她跑回方桌边坐了下来，用力拉住了葭葭的手腕摇晃起来：“葭葭，是他送给你的对吧？”

对方终于搁下笔，皱着眉头瞪她：“红卷，你好吵。你再这样，明天不要赖在我家一起做暑假作业了，根本就是捣乱嘛。”

红卷“嘿嘿”笑着，这是她历来撒娇求饶的法宝。

早在新生开学的第一天，在等待班主任分配座位的空隙里，红卷一眼就看到了穿着各色新衣来报到的学生群里，那个身着白色衣裙的恬淡背影。

她抱着一堆新书硬是挤了过去，站在了女生的身旁。

“你好，我们是一个班的吧？”红卷在对方莫名其妙的注视下，开始笑眯眯地做起自我介绍，“我叫红卷，之前是这个学校初中部的。我以前都没见过你，你一定是今年才考进高中部的吧？”

对方打量着红卷：“你好，我是米葭。”

她说着，慢慢伸过来一只雪白的手。

红卷开心地想要一把握住那手，谁知对方却直接扶上了她的肩膀，替她拉了拉T恤的领子。

红卷愣住，不知道这是什么打招呼的方式。

女生收回手时还是笑了，她压低声音，对还不清楚是应该把手收回去、还是继续伸着的红卷说：“同学，刚才……你的肩带露出来了。”

红卷的脸顿时像是着了火的木炭，紧张和羞愧的感觉让她只能从嗓子眼里发出一种奇怪的“呵呵”声。

粗线条如同红卷，其实在有些问题上也是有着少女的细腻的。

“那个……谢、谢啊……”捂着烧得发烫的脸，红卷终于说出了感谢，却再也不敢正视对方清澈的双眼了。

“不客气。”女孩的声音温婉好听。

自称是米葭的女生帮她整理好衣服后，转过身去悠然地走开了，只留下一个白裙

飘飞在秋日金色阳光里的背影。

日后的无数次，红卷在回味这一秒钟时，总有一种发自心底的悲愤：啊啊啊……第一次见面就出那么大的丑，难怪米葭一直把自己当做是傻瓜！

那一天，是红卷和米葭的第一次见面。不过距离她们成为好朋友，还有不短的一段时间。

报到之后，红卷跑去找班主任借来报名登记表，找到了米葭的名字，并且从老师那里知道，这是一首诗中的内容。

红卷把过去的事情都回想完一遍，笑着推了推米葭：“你害羞了，对不对？”

米葭不再说话，红卷知道，自己猜对了。

1.

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

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

会把米葭的名字用这种方式写在纸上，并且送来这么雅致的礼物，也只能是他的做事风格了。

如同米葭是学校高中部的一个传奇，美丽的外表、出色的能力以及优异的成绩，有着超级阳光外表的林洛比她还多出了一项——就是身为校篮球队队长的他，那令人叹慕的运动才华。

米葭、林洛和红卷，合称高97班的“奇异三人组”。

林洛，班级体育委员。

因为他已经在校学生会体育部担任部长，按照常理不该在班级再任其他职位，不过据说班主任都舍不得放过这块肥肉，所以他还是被委派了班团支书一职。

米葭，学习委员。

从她的初中档案被摆在班主任的桌面，那一刻就注定她不能过上一早期望的“平静”高中生活。米葭进入高中之前在另一个城市读书，是市三好学生、市级优秀团员，初中一直都是全年级的前十名。作为不被“出卖”给校学生会担任职务的交换条件，目前被迫担任高97班学习委员一职。

就在第一次班会上，班主任兴高采烈地宣布了林洛和米葭的任命。

然而三分钟后，还在教室角落里的书桌下偷看漫画的红卷，她平静的高中生活，即将落下一枚重型炮弹！

林洛指着红卷忽然开口：“我希望班主任认真考虑红卷成为本班班长的可能。”

“啊？”班主任完全没有料到林洛会有这样的想法。

红卷听到自己被点名，讶异地抬头，发现全班同学都在看着自己。

林洛一脸乖乖好学生的招牌微笑，和颜悦色地说：“当然您也可以不重视我的意见，因为今天下午校长来我们篮球队参观，希望我们能全力以赴准备明年的省内联赛，恐怕班级的团支书一职……”

班主任愣了一愣，笑得有点尴尬：“林洛啊，班长毕竟是一班的核心人物啊，我们是不是……”

这个时候，米葭也忽然站起来，像是和林洛合谋已久：“我相信只要班长是红卷，我们三个应该会一切都合作愉快的。”

红卷这才听明白两人的要求，班主任的目光恰好在这个时候扫到了她的脸上，吓得她手一哆嗦，漫画书“哗啦”掉到了脚边。

同学们不明真相，有唏嘘的，有起哄的，也有笑得一脸奇怪的。

班主任的眼神很好，但还是硬绷着脸咳了两声：“我看班长就……定红卷吧。”

于是就在这个稀里糊涂的瞬间，从小没有当过一官半职的红卷，一下子荣升了班级第一把交椅——班长大人之职。

下课铃响了，班主任在红卷回神之前已经溜之大吉。

红卷被坑了。

红卷当然不能就这么算了。

“喂，林洛！”红卷追上要去体育馆训练的林洛，一把抓住他的书包，“我们好歹初中同班了三年，我没有哪里得罪过你吧？”

林洛扭头，向下30度，才发现满脸气愤的红卷。

他立刻摆出一个英俊帅气的姿势，对着红卷笑得像朵鲜花：“嗨，小花卷，你有事要找我吗？”

红卷气得满脸涨红，跳起脚来想要揍人，不过海拔实在悬殊，还是只能挥挥拳头威胁一下。

身高，是红卷的遗憾之一。

爹娘给了她一副可爱的娃娃脸，也同时给了她一个长不高的娃娃身材。面对高出自己两头的林洛，她即使想要表现出该有的愤怒和不满，也只能很没气势地去拽人家提溜在臂弯里的书包了。

“浑蛋林洛，我说过，不准叫我‘小、花、卷’！”她咬牙切齿地吼着。

这是她最讨厌的绰号，没有之一！

什么“小花卷”，就是因为一直被人这么叫，才会总也长不高吧？

林洛眨了眨眼睛，露出一丝内疚的神情：“啊……抱歉，从前叫习惯了嘛。”如果红卷不是因为太气愤，一定还会注意到对方眼底闪过的一丝笑意。

红卷叉腰质问对方：“喂，干什么推荐我当班长？你明知道我最讨厌这些了！”

林洛体贴地弯下腰来，让自己的视线和红卷在一个水平线上：“你也知道，我早就当腻那些干部，没想到高中还是逃不掉哇……”

红卷一挥手打断他的话：“所以你就拉我下水？亏我以前还当你是好人来的。”

她委屈地想，早知道高中还会在一个学校，当初毕业纪念册上，就不该给林洛写那么多赞美的告别辞，还浪费了她好几个晚上去翻词典。

林洛见风使舵地说：“我本来就是好人，班长是多好的锻炼机会啊，我都给你争取回来了。”

“那个什么班长，我根本不想当，也不会做啊！”红卷想到明天就要走马上任，急得直想哭，“死林洛，都是你害的。”

他们的对话引来周围一些做值日同学的注意，有几个朝这边张望过来。

林洛连忙拉着红卷往楼下走，避开大家的视线，走到一楼通道的尽头才道：“红卷，你别急嘛，我们万事好商量。”

红卷甩开他的手，转身要走：“我现在就去辞职，反正我看班主任也不想选我，都是你跟米葭合伙陷害的。”

林洛急了，又一把拽住红卷的胳膊，小声央求：“我们真的没商量过……那什么，要不我答应你，你什么都不用干，行不行啊？”

红卷听完，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她转头盯住林洛。

林洛看出事情似乎有回旋余地，连忙讨好地补充道：“班上的事情都归我和米葭，你只要安心顶着‘班长’的名义，班主任也保证不会找你麻烦。”

红卷还是不明白，皱着眉头问他：“你和米葭谁当班长不是当啊，干吗弄得这么

麻烦？”

林洛习惯性地压了压手指，显然不想说出真实的理由。

他换了口气哄红卷：“你想啊，你一个人配备俩军师，整天一群人围着你叫‘班长’，还有班上同学都听你指挥……多威风多好玩啊。”

红卷顺着他的思路想下去，居然也感觉自己一下子威风了许多，似乎也不再因为“被陷害”而难过了。

和林洛达成协议之后，红卷鼓了半天勇气，还是没出息地放弃了质问米葭。

红卷其实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只是从小玩心太大，学习马马虎虎，做人也随性，规矩也不大守。

果然自那之后，一切就像林洛保证的。

班内的大小事务，都是米葭和林洛替红卷照看着。

每周一次的班委会会议，红卷坐在那里，听米葭和林洛对班级情况做总结，顺便安排下一周的工作计划，她就觉得特别佩服米葭的细致和林洛的想法。

虽然有些越俎代庖，但是林洛和米葭的工作能力绝不含糊，再说红卷从来不摆架子，大家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

学校里于是就慢慢有了高97班“奇异三人组”的传说。

再后来，有同学传言看到林洛和米葭在周末一起逛街，又有人发现林洛给米葭带早点，渐渐大家就猜想，林大支书是不是要追求米葭？

2.

房间里很热，她们俩隔着一张小方桌，坐在地板的草席上。

米葭的眼皮抬了抬，淡淡地对着兴奋得脸都发红的红卷说：“你要喜欢这个风铃，就自己摘了拿去吧。”

红卷眨了眨眼睛，又有点搞不清楚状况了。不过她还真的踩着椅子，伸手把风铃从屋檐底下取了下来。

她仔细端详着手里的琉璃风铃，透明得没有一点杂质的铃铛身上，细心地用紫色和浅草绿的颜料绘制了优雅的紫藤花叶，一看就是主人精心挑选了送给米葭的好东西。

“喂，你舍得啊？”红卷翻过铃身下系着的纸笺，这一回拿在手里仔细打量，上面的诗句显得更加清新秀丽了。

“你喜欢就拿走，反正不过是件东西。”米葭一面把运算的答案填在习题册上。

红卷还想说“这可是林洛送给你的东西啊”，又怕米葭其实根本和林洛没什么，自己胡乱说话，惹恼了米葭。

她正犹豫不决，提着风铃绳子的食指随意晃动，风铃就发出了好听的声响。

“哇，好厉害！”

红卷立刻被这清脆悦耳的声音吸引了，开始琢磨一个小小的风铃，怎么就能发出如此动听的声音呢？

她用手托着风铃仔细打量，突发奇想，伸出手指想去摸摸风铃的内面。

“不要碰里面！”米葭眼神一变，伸手要来抢。

红卷一愣，看着米葭紧张的神色，伸到风铃内的手指已经一抖，随即感觉到钻心的刺痛：“呀……”

她慌忙低头一看，刚才碰触到风铃边缘的指头上，豆大的血珠已经冒了出来。

“你什么时候能不闯祸？”米葭抓住风铃丢到一旁的靠垫上。

“啊啊！流血了、流血了，我晕血……”红卷已经惊慌失措地喊了起来，捧着自己受伤的手指，拼了命地扭开脸，“葭葭，我不要看到它，拿走啊！”

米葭连忙找出医药箱，一手用力捏住红卷淌血的手指，一手盖住红卷的眼睛，声音却柔和了许多：“笨蛋，你不看就行了。这是你的手指，我能拿到哪里去啊？”

“可是疼啊……真疼……我怕……”红卷委屈地哆嗦着嘴唇，从小就有晕血症的她，有些不好的记忆一下子在脑海里冒出来，她觉得身体都开始发冷。

米葭翻找着消毒药水，有些生气：“所以才叫你不要碰里面啊！”

“我都疼死了……你就别骂我……”红卷呜咽着，像只受伤的小猫。

米葭脸色一变，手脚麻利地帮红卷包扎，一边说话转移她的注意力：“琉璃风铃为了能够发出好听的声音，边缘都是没有打磨过的，大概跟刀刃差不多锋利，只有你这样子的傻瓜看都不看，就用手去摸。”

红卷疼得直冒冷汗，嘴里不忘嘀咕着：“呜……都怪林洛这个浑蛋，送什么不好，非要送个凶器来……”

“笨蛋是你才对。”米葭被她气得哭笑不得，轻轻给包好的手指绷带打上结：

“人家哪知道会有个笨蛋这么去碰？行了，包好了。”

红卷举着被包成粽子的右手食指，很是哀伤地打量了一会儿，这才小心翼翼地问：“葭葭，你家的绷带要过保质期了吗？”

米葭正在收拾被弄乱的桌子，扭过头来一脸疑惑。

红卷摇了摇足有一个柠檬那么大的白色物体，小声嘀咕了一句：“这包得是不是有点厚啊？”

米葭这才发现：自己刚才一时慌张，把一卷新绷带都用光了。

她难得犯这样子的错误，居然还是在“小白花卷”的面前。

“你要不喜欢，我帮你拆了。”米葭破天荒红了脸，转身要把风铃扔进一旁的废纸篓，“这东西留着也没用了。”

“喂，别丢啊！”红卷连滚带爬地追了过去，堪堪接住快要落地的风铃，小心地捧回桌面上，“好险，这么好看的风铃，你舍得丢了啊？”

米葭皱了皱眉头：“它割伤了你，还不丢掉？”

红卷低下头，凑过去仔细观察风铃上美丽的紫藤花，满眼都是惊叹和不舍：“好歹看他主人的面子，我保证不会再乱摸。”

米葭从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，也不知道是看不起林洛，还是不相信红卷。

过了一刻，房间里又恢复了之前的闷热和安静。

“你要喜欢，就拿走吧。沾了你的血，我看着怪别扭的。”米葭注意到红卷已经抱着那个风铃看了小一会儿，无奈地说。

红卷欢呼一声，她怕米葭改变主意，赶紧塞进了书包。

晚饭过后，红卷用保鲜膜包裹着受伤的指头，把头浸在浴缸的水面下，开始迷迷糊糊想着白天发生的事情。

带回来的可爱风铃，已经挂在了浴室天窗外的屋檐下。

夜风吹过，琉璃风铃“叮叮当当”的响声传进了红卷埋在水面下的耳朵里，时而飘忽遥远，时而又近在耳畔。

她迷迷糊糊想着：难道米葭不喜欢林洛，不然为什么随便就丢掉林洛送给她的礼物呢？那应该是林洛之前去日本旅行时，特意给她选的吧。

红卷叹了口气，又想起那次林洛回来，居然只给自己带了一只丑死了的御守福袋。

红卷本来还心情不错地问他是用来做什么的。

谁知林洛神秘兮兮地回答：“住持说，这个可以保佑拿到的人长高一些，我觉得你一定用得到。”

那个不知道早就被自己丢去哪里的御守！

红卷想到这里，气得一下子从水里冒出头来，狠狠用手掌拍击水面：“浑蛋林洛，活该米葭不喜欢你！”

溅起的水花一下子飞到她的眼睛里，还害她差点呛到。

“哼，绝对、绝对……不要指望我会去给你在米葭面前说半句好话！”红卷揉着发红的眼睛，看着窗外优雅摇摆的风铃，愤愤地发着誓。

3.

暑假中间有一天，学生是要返校的。

红卷一大早就在米葭家的院门外等着，七点一到，米葭就从里面按时走了出来。

“葭葭，你可真准时啊！”红卷笑着迎了上去，在她的印象里，米葭似乎比上次见面时又高挑了一点。

红卷一家刚去海边短途旅行了一周，这还是她回家之后，第一次来找米葭。

“你晒黑了一点啊。”米葭皱了皱眉头。

红卷懊恼地摸了摸自己胳膊上被明显晒出的袖边印记，有些自嘲地回答：“听说最近还挺流行晒伤妆。”

她和米葭并肩走着，一路上红卷总是悄悄靠过去，想要证实自己的感觉

好几次差点被踩到脚，原本专心走路的米葭也发现了有问题，索性停下来问：

“你在玩什么呢？”

红卷有些不好意思，吐了吐舌头：“葭葭，你是不是又长高了一点啊？”

米葭立刻明白红卷的小心思，有些好笑：“我进高中之后就没有长过了，你是不是心理作用呀？”

红卷纳闷地盯着米葭看了半天，才确定地说：“葭葭，你瘦了一些哦！”

米葭不以为意：“这几天太热了，我没吃什么东西。”

红卷虽然个子不高，却是个胃口很好的孩子。